


石 嶺 力

834.7
L018

九 磁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力 磁

本定價國幣伍圓
外埠郵費在內

著者 羅 伯 南
發行人 徐 伯 昕
發行所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特約經售處 重慶·香港·星加坡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高 爾 基
羅 伯 南
徐 伯 昕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重慶·香港·星加坡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月勝利後第一版

克里薩木金坐着，和斯庇伐加夫婦同在他家的花園裏面，在裝飾着密集底紫水晶叢似底果實的櫻桃樹蔭之中。正是下晚，悶熱底空氣預示一陣暴風雨的逼近。青灰色底雲片浮遊在乳白底天空中。雲影悄然滑過花園上面，這更顯出樹枝的格外寂靜。伊立沙弗它斯庇伐加，兩肘支在圓棹上，雙手捧着面頰，正在監視着一匹小紅蟲蠢蠢然爬過棹面。她底丈夫躺在窗子下面，半身蓋着一張毛毯，不時乾咳着，正在把一個嬰孩底搖車推來推去。搖車裏的大頭底嬰兒正在動蕩着。牠用牠底黑眼睛平靜地考察着天空。

克里正在敘述尼忌尼諾弗戈洛的大博覽會，●那是曾經在他底心裏造成了一個深刻印象的。他惶惑地回憶着第一次看見沙皇所引起的種種希望，那青年人的一種負咎底微笑現在還完全留存在他底記憶裏面。

「一副可憐樣子。大臣們隨意把他拉來推去，好像他不過是一個頑童似的。」他說他頗為驚異于他加在這些話裏的那憤懣和感慨的氣勢。

「伊諾可夫寫信給我，談論那沙皇，」伊立沙弗它斯庇伐加說，咯咯地笑了。「他寫起信來好像俄國祇有兩個文人——他自己和我——而且好像憲兵完全不能看懂似的。」

那匹小紅蟲已經爬近薩木金前面，他憤憤地把牠彈出棹面之外。

●一八九六年夏季所舉行之全俄博覽會，沙皇尼古拉二世曾親臨會所，中國李鴻章亦往參觀。四十年第一部最後一章對於博覽會各方面曾有詳細描寫，顯示俄國工業化之進展。

「好，你聽到一些關於科登加的事麼？」斯底伐加問。抬起她底頭。她想探聽登極大典那一天可怕底日子，那時有一千多民衆被打死在莫斯科的科登加廣場上。」

「科登加，不，我什麼也沒有聽到，」克里回答。因為他記起他思念沙皇的時候從來不曾想到過這莫斯科大慘劇，他反諷地加添說：

「仁慈底國民已經忘却了這一切了。甚至那喜歡談論不愉快底事情的伊諾可夫也已經忘記牠了。」

斯底伐加認真瞅着克里。她剛要說話的時候，那嬰孩噙着牠底嘴皮而且她底丈夫拉着她底衣角。

「他要吃了！」他叫。

她抱起她底兒子，給牠奶吃。爲了某種理由她用鼻音說：

「瞧！我有一個何等切實底兒子！他不鳴咽，專顧他自己，而且默默地容忍一切。好像伙！」

對於這些話，作父親的斯底伐加教訓底地加添說，同時考察着正對着光的他底手指：

「他以爲音樂是藏在我底手指裏面，在指甲下面的。」

克里分明覺得一陣難堪底厭煩的波動。各樣都是討厭底：這女人，她底白衣服上有許多樹葉和果實的影子的斑點；那帶着黑眼鏡的肺癆病底，綠臉底音樂家；花園裏的寂然不動的樹枝；渾濁底天空；倦怠底市聲。

在這種厭煩的壓迫之下過了幾個悶熱底白天和黑夜，他很惱恨他底繼父伐拉夫加和他底母親——他們在博覽會之後跑到克里米亞旅行去了，因此他被絛束在這城裏和這家裏一個月。夜間常常被需要女人的慾望所激動，他想念伐拉夫加底女兒元里狄並且憤怒而又傷心，因為他和他底戀愛破裂的記憶總不離開他。那一晚他爬到她底房裏痛苦地大吃一驚。墊褥都堆在空床上，枕頭和被單都移去了，鏡子上蒙着幾片新聞紙，那深椅包裹在一幅灰布裏面，靠在窗子上，一切零星物品全不見了，窗台

是空虛的，失去了牠們上面的花卉。這荒涼似乎在諷刺地問：

『這裏有過這樣一個姑娘嗎？』

確是有過的，他底靈魂裏面的一片空虛——一種咬痛底空虛——就是明白底佐證。

他走進小孩們的冬季遊戲室裏，儘在從這一角踱到那一角，默想着除了懶人底心事而外一切都容易忘記。他底父親還生存在什麼地方吧，他從來想不起他，也很少想起他底兄弟狄米圖里。但是他不由自主地想着里狄。那或許是一件好事吧，倘若她遭遇一種不幸——一件不成功底浪漫故事之類。那或許可以使她變好一點吧，倘若她底驕傲受了打擊。她憑什麼那樣驕傲呢？她並不好看，也不聰明。

這家宅裏塵灰太多，而這塵垢底空寂漂白了並且吸乾了他底思想。家裏的人們悠閒地移動于房舍和庭院之間。克里看着他們好像一個人在火車裏面遙望着遠方田野裏的牛羊似的。厭煩正在淹沒他從各處各到，從一切人物，以及房屋裏面瀾漫出來；從錯落在這靜謐底泥河岸上的這城市的全面上瀾漫出來。那博覽會的各種印象都夢似地從記憶中消褪了，喪失了牠們底顏色，都被沙皇的灰綠底影像所吞沒了。

伊立沙弗它近來並不招惹他，這是曾經使他高興使他感傷的。她似乎太過注意學校的事務，專祇談論學校和學生，而且即使談論這些也很勉強似的。除了她底小兒和丈夫之外，她不論看着什麼都有一種操勞過度底人的疲倦底呆相。

早晨九點鐘她到學校去，下午三點鐘回家來；五點至七點之間，她抱着小孩並且拿着一本書在花園裏逍遙地巡遊着；下晚七點鐘她又去到一個非職業底歌詠隊裏工作，照例要到很晚的時候纔回來。閒或到家裏來訪問她的是那教堂歌唱隊的隊長，一個長頭髮底，矮胖底花花公子，戴着巴拿馬帽，拿着藤杖，而且那濃密底上髭好像兩點黑漆。她一再訊問克里：

『你要寫那博覽會麼？』

『我正在寫。』他回答，雖然他還沒有動手，就因為那厭煩阻礙了他。

在早晨，伊立沙弗它離開家宅一點鐘之後，常常看見她底丈夫從廂房走到大門。他顛巍巍地緩步着，好像剛才學會走路的

小孩似的。突出在他底領下的一個口罩，使他底鬚毛頭形成一隻大狗頭似的；他底暗黑底，毛蓬蓬底衣服更加使他好像馬戲團的一匹訓練過底狗。

一遇見克里，他就把那口罩滑到頸子上而且總是說些關於音樂的話。

『看這個』他說，把兩隻手掌舉到薩木金底臉前面，露出七個手指。『七個音符，你看，祇有七個，是不是？但是贝多芬，莫柴特和巴赫用牠們成就了何等底事業啊！同樣底道理出現在各處，在各樣事物之中。天賜與我們的很少，而我們却創造了無數的美。』

他認為音樂的言語比文字的言語更豐富得多。

『要說明一個和聲就需要許多文字。』

有一夜，當他和薩木金坐在花園裏的時候，他熱得喘吁吁地說，好像這是一個新聞似的：

『我快死了。我無疑地要死在秋天。』

『你不要這樣說，你知道』薩木金接着說，盡力作出並非漠不關心的樣子。

『我底妻也不相信』斯庇伐加固執着，用手指在空中畫了一個莫名其妙底圖形。『但是我知道，在秋天，或者你以為我害怕了嗎？不，我不怕。但是我覺得悲哀。我愛教音樂。』

他一瞥他底骨瘦底手指，嘶啞地嘆息了。

『我底妻也愛教音樂，她愛！你看，生活應該依照一個樂隊的樣子建立起來。讓每個人正直地各盡所能，各樣事情就會好起來了。』

他喘喘地說着；喉裏有些噁噁。他忽然抱住他底頭，打了一個噴嚏，然後，回復了他底呼吸，說：

『這城裏的塵灰有鳥糞的氣味。』

薩木金忍耐着他底演說，好像他忍耐里狄底奇怪底朋友狄歐米多夫的半狂底嘮叨一樣。而這回使他覺得更討厭；厭煩終

于把他驅逐到報館裏去了。

二

報館是在狄孚林斯卡牙（上流社會）街和灣到濟貧院的鐵門的一條荒涼底階巷的轉角上。這兩層樓房是分裂爲兩半的：一半留在街上；另一半躲藏在小巷裏。這古老底房子，牠底正面沒有一切裝飾，看來就像一座兵營。牠底牆壁的黃色，混合着塵垢，叫人想到沒有製過底皮革。太陽已經在那些窗玻璃上塗上各種紫色底影子，而在那半盲底窗子上有一行耀眼底金字：「納許克拉」（我們底園地）。

爬過回響着樓下印刷機的轟動的鐵梯，薩木金走進一個房間裏。房間的中央，在鋪着一張墨污底漆布的長棹後面，坐着伊凡杜洛諾夫，正在胡哨着，從一本手摺上把什麼抄錄在一條狹長底紙片上。

他遲疑地站起來接待克里！好像不認識他似的，但是當克里微笑了的時候，他用雙手抓住他底一隻手而且搖着他，他底表情顯然是故意誇張他底高興。

「你回來了。多久了？」

「近來幹些什麼？」克里訊問，不愉快地惶惑着，一則由于那不雅相底誇張底高興，一則由于杜洛諾夫底客氣的濫調。

「仍然在收集那些棄兒似材料，」伊凡高興地大聲回答。「那編輯是機詐底：「你把你底棄兒們喂肥了來，」他說，「報館要蓋章在他們上面。你總是把同一棄兒賣五六次！」

他底剪短底頭髮裸露了他底扁平底腦壳，使他底臉顯得更寬，他底按鈕似底鼻子也似乎膨脹而且展開了。摸着他底小鬍子，顯出市井相，他繼續說：

「這裏他們隨時都在裝腔作勢。這倒楣底城市裏就從來沒有出過什麼意外事故。那就好自己出去放火打劫來造製新聞了。」

他一面說，一面用筆桿在那好像一張地圖似的棹布上畫了一個八字。他用心傾聽着從編輯室的門後面傳來的一陣繚繞

之聲，好像一匹貓在那裏玩弄紙片似的。

那老得發黃底白色底門突然打開了，編輯搖着幾張紙，咆哮道：

「杜洛諾夫，你見鬼——哦，歡迎你！」他突然溫和了，把門大打開。「請進來。」

一會之後，克里坐在面對着編輯的一張椅子上，聽着他說：

「檢查員正在害着「羅戈戈比亞」——文字恐怖狂，而投稿家害的是「科比亞尾波朗」——無限嘮叨狂，再加上決心要和別人比賽激烈。」

他沉靜地說着，毫無不平，好像是在教導克里似的。他隨時都用手巾揩着他底光禿底前額和黃色底顴骨。他底下嘴皮顯出一種特殊重要底神氣，一說到拉丁字就向外一嗽。克里早就知道愛用拉丁語是這位編輯底缺點之一，他底論文差不多總是夾纏着這種拉丁語：「自始」、「時勢變矣」、「習慣乎」、「區分」、「證據薄弱」其餘的方言却是報紙同業所喜歡用的。這位編輯後面擺着一個堆滿了書的書櫥，書櫥的玻璃上面反映着他底灰暗底背面，他底女性底圓肩頭和他底鈍重底光禿底頸背。書櫥好像把這位編輯底那幽靈鎖在牠裏面似的。

「由此你就可以知道在這種情勢之下創造和指導輿論是何等困難了。而且有人來告訴你神氣十足地說：「那就更糟，這就更好。」還有，頂了不得的是馬克司派，這種全不愛惜人民的假革命黨。」

印刷油墨底氣味充滿了這報紙狼藉的小房間。樓板下面的那一隻怪物不斷地砰哩拍啦着，編輯倦怠地嘆息了。

「這是關於那博覽會的麼？」他問，揮着克里底稿子去驅逐一匹頑悍地想要停在他底額上吸些油汗的無禮底蒼蠅。「伊諾可夫顯然完全不能作一個通信員，」他接着說，又用那稿子去拍他自己底額角，然後皺着臉考察那蒼蠅在掉面上的瘋狂底突擊。「他是一個恨人者，伊諾可夫是我懷疑那是因爲大便秘結。精神病學家科伐里夫斯基曾經告訴我狄孟底，那雅典人，害過便秘病，而且恨人往往是這病的一個徵候。」

打中了那蒼蠅之後，他滿足地嘆一口氣，把嘴皮突起來又輕輕地展開去。薩木金以爲編輯微笑了。

『况且伊諾可夫作些不通底詩，你知道——簡直是可笑底詩。偶然間，我已經收集了好幾碼本地詩人們的詩。你願意看看牠們嗎？或許你可以找出一些合於登在星期增刊上的東西。老實說，這種新詩我有些不懂。』

皺着眉頭，他拉開一隻抽屜，遞給克里一捲各式各樣底紙片。

『是的，就是這些！兩個星期以前，杜洛諾夫交給我一首正經底詩。我們把牠登出來了。後來證明那是比尼提克托夫作的。自然我們成了這城裏的笑柄。我問杜洛諾夫他底這種行為是何居心，他回答說那首詩是他所熟識底一個神學學生交給他的。哦——我要說我不相信這種神學生。』

記者突然闖進來了。

『我又被斧削了嗎？』他叫喊。

當記者和薩木金握手的時候，他加添說：

『本月第五次論文。』他坐在窗台上，而且咳得這樣厲害；他底黃臉鼓脹得發紅，同時他底細腳的脚根抽搖地打着牆，好像敲鼓似的。他底山東綢底短衫從他底露骨底肩上滑下來，他底頭痙攣地搖擺着，那顯然很乾枯而且衰落底頭髮拖在他底臉上。咳了之後，他用一條髒手巾揩揩他底嘴，對克里說：

『我已經受涼了。』

他接着就說：在他底記者生涯的九年之內他被檢查員們壓下去的文章可以裝成十一大本，每本三百二十面，每面二千五百個字。薩木金分明覺得魯濱生並不以為這是難堪的，倒是顯然以此自豪。

『你亂吹，』編輯咕嚕着，用一隻眼睛審察稿子，另一隻照顧着一匹討厭底蒼蠅。

魯濱生想要說什麼，跳下窗台，開始又咳起來，而且把痰唾在廢紙簍裏。編輯不耐煩地看着那簍子，用脚把牠推開，而且一面按鈴，一面埋怨：

『他們又把唾盂忘記了。』

杜洛諾夫進來了。

「我叫門房，不叫你。」

「本埠新聞，」杜洛諾夫說。

「什麼事？」

「一個人淹死了。兩個小偷。市場裏有一場吵鬧。一個人被打傷了。」

「這就是生活麼？」魯濱生叫喊，拉起克里底手臂。「我們去喝啤酒吧。」

站在門枋旁邊，仰望着編輯底頭，杜洛諾夫繼續說：

「昨天，在市政廳裏，監獄官托波可夫說市長底兩個助手格拉克夫和狄莫費夫，一個是白痴，一個是偷兒。」

「但是他們都不相信他，」魯濱生結束了這句話就和克里底出去了。

三

薩木金欣喜有這機會來多認識這位自命有權裁判和教訓別的人物。在街上迎風走着，魯濱生半閉着眼睛防備塵灰，隨時都在咳嗽，並且興奮地談着。

「我們到伏爾哈拉去。這是我給「伏爾加」酒店起的名字。酒店是俄國底伏爾哈拉。●我們底英雄們和受盡熱情底苦惱的人們就在這裏獲得他們底靈魂的安息。有什麼熱情在激動着你麼？我底年輕底朋友？」

他們沿着一條乾淨底大街走去，經過許多圍繞着前庭後園的各色小家宅。

「舒服底小家宅，」魯濱生咕噥着，艷羨地吸了一口熱氣。「各種保守黨的壁壘。保守黨發源於舒服……」

「那些無家庭，無責任底人們，也就沒有所謂損失——」薩木金想。

「記得托爾斯泰底阿金叔叔諷刺廁所裏的舒服麼？」

●（北歐神話）阿定神收容陣亡英魂之所，有門五百四十英靈每晨出門作戰，晚則歸與諸神共宴，神婢皆侍側云。

克里不回答，祇是微笑。看着這個儂形底瘦人，一蓬亞麻色底亂頭髮，穿着一件黃短衫，拿着一頂黃帽，他忽然覺得有趣而且想笑。這人底額骨上的紅點使克里想起一個丑角的花臉。

『我不覺得你是一個壞人，』他違心地說。

『那就好了，』魯濱生叫喊。『但是一個人非壞不可。我底職業要求這樣。』

酒店建立在斜對着大河的峻急底坡上。用橫樑支持着露台好像一個岩棚似的懸在空中。古老底菩提樹頂上露出一條藍帶似的河流。太陽閃射在水面上。在沙山上面亂堆着一些灰色底農家。再過去是長滿了杜松的小山。在遠方許多華麗底雲霞正在從地上升起來。

在露台的一隻角上，一個雙下巴的大女人，一張西瓜形底臉，而且在那鷹鼻子下面有一片好像是粘上的黑髭，坐在那裏，不耐煩地呆看着一隻冰淇淋底空盤子。

『加斯帕里太太，有名底鴉母，』魯濱生悄聲說。『檢查官有命令，不許登載關於她底事情。』

用一種友好底聲調他對一個年輕底侍者說：

『要魚，馬沙，雞蛋和兩瓶啤酒。』

他焦燥地點起一枝紙烟，他把他底疲倦底脚伸在棹子下面，向後靠在椅背上，立刻談起來了，略帶一點莽撞底好奇心，注意地瞅着薩木金底臉。

『我疑心我們對於你們這一輩不能期待什麼大事業，你們這一代對於人間變為失望的了。你們顯然漠視，甚或害怕，英雄底人物，雖然你們還是把歷史看作伯伯爾。』一類人的工作。我相信你們比那些「拿洛尼克」。更其個人主義，你們把羣衆推

● August Babel (1840-1913) 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

● Narodnik 平民主義，或譯為人民主義。

上前去是因為你們好站在旁邊，在你們這一類之中就難有愛人愛得發狂的人，像烏斯斯基那樣。」

薩木金惱怒地皺着眉頭，正在尋求一句尖刻底答辯。他不願談論政治。他更加想要找出魯濱生自信有權批評一切的根據。這位記者噴出一口烟，把面孔皺成一副難看底鬼臉，繼續說：

「你記得烏斯斯基底悲嘆麼？必須以驚人底努力抑制智慧與良心把生活建立在顯然底錯誤，欺騙和成語底買賣上面？」

他撕破一片麵包，拋一大塊到欄杆上給修剪過底青灰色底鴿子們，看着牠們互相爭奪那殘餘底食物。一種神經性底顫動改變了他底骨瘦底臉相。

『我要說生活一天比一天變爲更無良心底了，而我也厭倦了充擔一名丑角的任務。那編輯，那老人，是一個騙子，一個丑角。』他稍稍站起來，把一個軟木塞猛擲在那些鴿子上，然後嘆息說：

『一隻蠢鳥。然而，烏斯斯基究竟還是樂觀主義者。生活是很容易建立在成語底買賣和錯誤上的。誰也無須「以驚人底努力」抑制智慧和良心。』

他急促地說着，而且似乎走上一條任意轉灣底路，從這種論旨跳到另一論旨去了。在這樣跳躍之中，克里覺得有些糾纏，矛盾，又似乎讖悔底東西。克里底臉上表現了同情，保持着沉默。可喜的是他發現這人並不如他所想像的那樣重要。

記者用他底叉子刺取那凍魚，胡亂吃了一點凍油，然後說：

『我專吃魚和雞蛋，這都是燐素最多底食物。』

然而他不吃那些雞蛋；用兩手把牠們滾來滾去，然後把牠們放進他底衣袋裏。

『給我所認識底一匹狗。對於喪家底狗，我底朋友，我有「一種眷戀，一種煩惱。」這樣聰明而馴良底動物——但是無人賞識看吧，薩木金——誰也不能像狗似的那樣愛人。』

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啤酒，好像牠是燒酒似的，喝了，作一個苦臉，然後嚙嚙嘴皮。

『你喜歡奇聞逸事麼？』他問，高興起來了。『我愛牠們。』

他閉起右眼，不時笑出一種老鴉底聲音，顯然是要捉弄誰，他說：

『人們底好奇心以一種神話底方式看這世界——不認真地——我住過十一個城市，但是我從牠們帶走的全是奇聞逸事。在喀山，我底房東，一個闊人和高利貸者，一個狡猾底老人，曾經告訴我加勿里爾狄山文，雖然富有，却裝成一個窮漢，在街上唱小曲一直到四十歲。當年皇帝，亞歷山大萬歲爺，發現他底欺騙，把他充軍到西北利亞，並且要羞辱他，叫人造一個他穿着破衣伸手要錢的雕像。他把這雕像豎立在戲院前面作為紀念——你不再假裝了吧，你壞蛋！』

魯濱生底嘶嘶底聲音裏帶着一些悲涼——這是他無論如何裝出輕蔑底微笑也掩飾不了的。暗影出現在他底骨瘦底臉上，好像牠是萌生在他底暴燥底眼睛下面的皺紋裏面似的——那眼睛忽而熱烈地發光忽而頹喪地掩蓋在睫毛下面。

『狄山文底姓名是這樣解釋的：喀山的農民加勿里爾，曾經作過加它林女皇宮裏的伙夫。女皇和她底情人坡特金爭吵了，她呵叱他：『我要殺掉你底頭！』坡特金拔脚就跑，她就在他後面狂追，身上一絲不掛。我們底加勿里爾是有急智的，就叫喊：『女皇，這樣追趕情人是不行的。』這纔把她帶住了。『不錯，加勿里爾——』她說——『你應該得一種獎賞，因為你維持了帝王底和女性底尊嚴，因為擋住聖駕——以保朕躬。』此後七年間他就站在她底寢室門外作侍衛，號稱為狄山文。至于坡特金呢，加它林把他流放到喀山去作省長。後來他叛變到普加切夫——那裏去了。』

魯濱生從他底衣袋裏拿出一個黑色底鐵烟盒，看着懸在河上的曠睡底烟霧，他嘆息了。

『關於帝王，詩人，主教，省長，等等的這一類逸聞軼事我曾經寫過一百多條。』他說。

『有趣。』薩木金冷淡地說。聽着這記者底故事，他想起了伐拉夫加對於他的輕蔑底批評。

●俄語「狄山文」意云擋住。

●I. I. Pugahev (1726-1775) 俄國農民革命首領，曾以解放農奴為號召，大舉叛亂，震動一時。

「魯濱生是這樣一個知識份子生活的經驗在他內面並不被壓榨成一定底形式，也流不出教訓底苦味，反而堆積着壓在牠底承受者身上。一匹頑皮底小狗，就是那魯濱生。」

四

克里站起來並且伸出他底手。

「我要走了。」

「我也要走了，」魯濱生說。

從餐室裏走進來，好像從後台來到前台似的，露台上出現了那矮胖底和黑皮膚底教堂歌唱隊長，他底脚步分明地回響着。他底濃密底上髭向上翹起而且幾乎達到眼睛，那眼睛黑而且圓就像他底輕俊底法衣上的特別大底鈕釦。他是通身光滑的，甚至他底籐杖，他底毛手上的多餘底事物，也是透亮的。

「科爾文，」記者悄聲說，彎着頸子咳起來了。他把手放進衣袋裏而又更加緊地穩坐在椅子上。

「他自稱爲匈牙利國王司蒂芬科爾文的後裔。他是一個流氓，亂打歌唱隊的孩子們。我曾經寫過一些關於他的事情。看他怎樣兇狠地看着我呀。」

搖着他底籐杖，而且用他底帶着黃手套底手對着角落裏那太太打了一個招呼，科爾文昂然向着她底媚態走去，同時也就看見了那記者。他躊躇了一下，他底眉頭縮到這樣：他底鬚尖恐嚇地抖顫着，他底呆鈍底眼白變爲充血底了。克里握住椅背站在那裏期待着就要爆發的一場爭吵。由魯濱生底臉色和他底羞怯底微笑看來，他覺得這記者也在期待着同樣底事。

忽然，伊諾可夫從餐室的門裏跳到露台上，好像一隻巨大底黑鳥，他穿着敞開底上衣，一隻手拿帽子，另一隻手向前伸着好像持着一把劍似的。一把劍這思想是由于這事實暗示給薩木金的。伊諾可夫的突然出現和他底形態使他想到了悲喜劇巴然的西塞先生裏的主角。

「哈囉，伊諾可夫，你究竟什麼時候——」這記者歡呼着跳起來，而又立刻坐下。伊諾可夫不說話，突然用他底帽子打那歌

唱隊長底臉，搶了他底籐杖，把牠拋出露台的欄杆外面；然後他一把抓住那人底頸子，開始猛力搖動他，對着他底有一雙突出底眼睛底紫漲底圓臉咕嚕了幾句話。歌唱隊長底高度不及伊諾可夫，却比較肥大得多。克里以爲他要捉住伊諾可夫而且把他拋出欄杆以外，然而，踉蹌着，他一隻手拿着他底巴拿馬帽，另一隻抓住伊諾可夫底胸襟，而且分明地叫道：

『放手！你要幹什麼？我要控告你！』

使克里驚異了；伊諾可夫那樣容易地就把歌唱隊長扭轉過來而且踢他底屁股，叫道：

『我要殺你！』

兩個侍者和帳房跑來了。一個胸前掛着餐巾的胖子站在門道上。那太太拍着棹子大叫：『叫警察！沒有人去叫警察麼？』歌唱隊長奔進餐室，這纔搖着他底帽子，咽哽地叫喊：

『這要你負責任！我要叫你——啊，你要知道！』

薩木金很激動地看過這爭吵，但是不能不想到這聖徒是何等可憐可笑呀。

那太太走到門前的時候對他抗議：

『你們不害羞麼！一個人被侮辱，而你們全都坐着好像看馬戲似的……』

伊諾可夫，阻攔住她，直看着她底臉，像呵馬似地呵她：『噓——滾開！』

她立刻一退，逃進餐室裏面，一面走一面叫：『我是見證！』

伊諾可夫走到魯濱生前面，猙獰地一笑，和那記者握手，然後和薩木金握手。他底手是汗浸浸底而且發顫。他底眼睛是異常可怕底灰暗；他底無光底眼瞳使他底面貌顯出一種瞎樣。一個侍者獻給他一把椅子。他坐下，把手藏在棹子下面，說：

『啤酒，馬提勿伐西里維奇，冰過底啤酒。』

『這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魯濱生盤問，鎮靜而又激昂地。

『他知道！』伊諾可夫回答而且搖搖頭，把他底帽子擱在懷抱裏。

『我不贊成牠』魯濱生惱怒地哼着，點起一枝烟。

伊諾可夫聳動肩頭，並不回答。

『真悶』薩木金說，用他底手巾扇着他自己。

爲了某種理由他覺得知道伊諾可夫能够打倒比他自己更肥大的人是一件不愉快底事。克里立刻回想起他在鬥拳場裏聽見過的一句話：

『勝利是由于勇氣，不由于實力』

他想要走，但是恐怕伊諾可夫會把他底走開認爲是一種抗議。而且他也急于要知道這村夫爲什麼毆打那隊長。

『你什麼時候來到的？』他問。

『昨夜』伊諾可夫隨便答應。然後，帶着一種柔和了他底粗臉——幾乎使牠可愛起來了——的微笑，他加添說：『一切都完了！我和伐拉夫加爭吵了一場，我已經不在報館裏工作了。在博覽會裏他跑來跑去好像一個貪饞底小孩在玩具店裏似的，而維拉彼特洛夫娜像一位省長夫人似地移動着，一切都不能使她驚異。你知道，薩木金，我喜歡伐拉夫加——一直到某一點上。』

『你快要和全世界吵架了，我底朋友。你是桀敖不馴的』魯濱生咕噥着，遞一枝烟給伊諾可夫。『你爲什麼威駭那隊長呢？』

伊諾可夫接了烟，看看牠，把牠揉碎了拋在一隻盤子裏。他嘆息了，伸開他自己，半閉着眼睛。

『那隊長麼，問那隊長去。我自己呢，我想要到地察加去。有些豬羈要到那裏去挖金子。我討厭你們底文章，魯濱生，也討厭那可敬底編輯老爺，以及那惡劣底印刷機的氣味和響聲。我討厭各種東西。』

『這在你是完全合理的』魯濱生諷刺地說，『從新聞紙跳到地察加……』

薩木金以爲現在他可以走了。伊諾可夫握着他底手，獐笑着問道：

『你必定是大不以我爲然的麼——是不是？』